

賓

萌

集

說篇

賓萌集二

德清俞樾

治說上

治天下者先審所求而已矣。獵者得獸，漁者得魚，其所得者皆其所求也。治天下者豈異是歟？求王而王，求霸而霸，所求在是，所得在是，故所求不可不審也。蓋嘗論之：古之治天下者，求其無亂，天下既已安矣，既已治矣，以爲未也。懼其猶可以危，猶可以亂，日夜求而去之，有一之存，則皇皇焉以爲大憂。後之治天下者，求其無事，異日之天下治歟？亂歟？安歟？危歟？吾不得而知焉。飢餓之未臻，盜賊之未作，諸侯之未叛，夷狄之未侵，及吾

之世猶可以無事則已矣古之治天下者若農夫之治田有害吾田者則務去之而後卽安後之治天下者若其在逆旅之中苟不至乎覆歷斯已矣雖塵器湫隘而亦安之嗚呼此非古今治亂之故歟天下何時可以云無亂天下何時不可以云無事故治天下而惟無事之求其不至乎亂者未之有也吾讀書至公劉太王之詩而歎其於流離遷徙之餘有子孫萬世之慮也公劉之詩曰旣溥旣長旣景迺岡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其制王單度其隰原微田爲糧度其夕陽幽居允荒太王之詩曰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繩則直縮板以載

作廟翼又曰迺立皋門皋門有伉迺立應門應門將
將迺立冢土戎醜攸行且夫詩人之詞固但言其畧而
使人推之以知其詳也故其歌文王也不言其它而靈
臺靈沼之作則侈言之其歌宣王也不言其它而斯干
者其考室之詩也無羊者其考牧之詩也車攻吉日者
皆其田獵之詩也豈詩人之意舍其大而言其小者哉
將使人以此而推之也公劉太王之事見於詩者寡矣
然卽其詩觀之其規制之宏遠經理之微密如此則其
施之於政事者可得而見也夫公劉太王豈迺知其子
孫之將王而爲之剏造百度以成一代之制歟要在乎

不可亂也周由方百里起而有天下成康之世刑錯而
不用可謂極盛矣而昭王南征遂有膠舟之難是亦天
下一大變也爲周嗣王者發師以逆昭王之喪而問其
罪雖罪無所歸然所在之國六師侈之豈不足以張王
室而備諸侯之心哉周之君臣竟置不問天下遂有以
窺周之不足忘故雖以穆天子之彊而徐且南面稱王
宣王發憤中興而王師之敗於戎狄者屢矣平王東遷
周益不競然其始王命猶行於諸侯也矯葛一戰王夷
師辟周竟不復以一矢加鄭於是天下愈不忌周禮樂
征伐自諸侯出霸者興而周遂衰矣嗚呼夏商之亡也

吾無怪焉桀紂之無道固有以取之也周之子孫則豈有如桀紂之無道者歟不過因循苟且以無事爲安日復一日天下之權因而去之而不自知也然則有天下而惟求其無事信不可也今夫漢之文帝宋之仁宗豈非三代下所謂賢君哉當文帝時諸侯彊盛賈誼固嘗以爲言而文帝不能用至景帝之世鼂錯諫削七國竟發大難而漢幾亡宋仁宗時吏治日替百事廢弛文彥博嘗以琴瑟不調必更張之爲言而仁宗不能用至神宗之世王安石爲相改易法度天下騷然卒以亡宋夫使文帝能用賈誼之謀則鼂錯之策不行仁宗能用文

彥博之言則王安石之說不作是故二君之治天下亦惟求其無事而已夫以漢文帝宋仁宗之賢而惟無事之求此後世之天下所以多亂而少治也澶淵之役寇準欲使契丹稱臣若少持之議且定矣而仁宗厭兵不能盡用其謀遽許之和而還由是契丹益驕終爲子孫之患其後高宗南渡偏安於杭韓岳之流皆中興名將而高宗晏然無恢復之志及至孝宗雖欲有爲而舊臣宿將皆盡所恃惟一張浚荐離一敗不可復振俯首而就和議乃歎高宗時可以有爲而不爲是可惜也且夫入主上承祖宗之重下爲萬世之計而曰吾姑求其無

事如何可哉易曰其亡其亡求無亂者歟書曰今日
樂求無事者歟吾故曰治天下先審所求若治天下而
惟無事之求其不至乎亂者未之有也

治說下

天下之物同類者相濟也異類者相制也物之白者投
之黑則黑矣物之黑者投之白而白矣若白雪之白與
白玉之白白玉之白與白羽之白則安能以相變故天
下之物未有同類而相制者也今夫醫之用藥必察其
品之孰爲溫孰爲涼又察人之疾之孰爲熱孰爲寒有
熱疾者投之以涼有寒疾者投之以溫故隨其所用而

無弗效焉若熱而益之熱寒而益之寒其不至於殺人者幾希是故良醫不反其性不足以治疾聖人不反其道不足以制人背項羽旣破秦兵於鉅鹿遂鼓行而西入關殺秦王子嬰燒秦宮室分建諸侯王而王漢高帝於漢中當是時羽挾百戰百勝之鋒諸侯相顧莫敢枝梧高帝雖有良平之善謀韓彭之善戰不能與之爭於是逡巡引去俯首而入漢中燒絕棧道示天下不復出然而數年之間天下卒歸於漢蓋高帝之能勝項羽者以柔制剛也及漢之衰三國竝立諸葛亮以王佐之才善用其民旣定南蠻之地整師而出北伐中原其勢不

可當然以轉餉之艱利在遠戰司馬宣王知之與之相持而不與之決戰受其山輜之辱而亦安之人謂司馬懿畏蜀如虎而亮固已坐困矣蓋司馬宣王所以能勝諸葛亮者以鈍制利也夫剛與利天下至美之名也柔與鈍天下至不美之名也使漢高帝司馬宣王恥其名之不美而欲以己之剛勝人之剛以己之利勝人之利則終歸於敗而已故夫名無論美惡取足以相制而止柔與剛反則柔雖不美之名而制剛者必柔也鈍與利反則鈍雖不美之名而制利者必鈍也吾故曰凡異類者相制也方今天下所與吾爲難者誰歟其人無多也

其地至遠也以大小之形言之我大而彼小也以主客之勢言之我主而彼客也徒以其人心計之巧技術之工遂足抗衡乎申國而與我爲難于是吾士大夫相與謀曰吾安得亦如其人心計之巧技術之工乎日夜思所以及之甚者奉其人以爲師嗟乎彼以巧勝我而我亦欲以巧勝彼則非吾向者之說矣况學人之巧以求勝人之巧歟秦青天下之善謳者也有從之學謳者三年自以爲盡其妙矣將辭而歸秦青因子今將歸吾爲子謳于是抗聲而謳聲振梁櫳學謳者大驚終身不言歸甘瓠古之善射者也有從之學射者三年自以爲天

下莫已若矣乃謀殺甘地弒弓而射之甘輞張口而承
之嘻曰子從我三年未教子囓獮也學射者大驚拂弓
矢而謝之是故學於人者未有能盡其人之技者也而
望以勝其人乎羿之盡其技以授逢蒙也不知其將殺
已也今明告之曰吾將以爾爲羿而求其盡術以予我
必不可得之數也是故學人以求勝人大惑之道也然
則勝之將奈何曰吾固言之矣兩剛不能以相制剛
者柔也兩利不能以相制利者鈍也然則兩巧不能
以相制巧者拙也今使朝廷之上屏棄繁文刪除縟
節凡鋪張粉飾以爲耳目之觀者悉置不用罷不急之

官廢無實之事賞必副其功罰必當其罪內與外不相遁上與下不相蒙然後封疆之吏誠於察吏安民而不文飾於章奏郡縣之官誠於興利除害而不諉誣於簿書將帥之臣誠於殺敵致果而不以冒濫爲功學校之師誠於敦品勵行而不以速化爲效然後士信而民敦工樸而商慤然後田野闢而衣食足廉恥重而禮讓行若是者皆拙之效也彼挾其心計之巧技術之工以眩吾之耳目而吾不爲之動則彼固索然而返矣卽或決命于疆場彼之利器足以傷我者不過數百人耳數十人耳吾賞罰信必號令嚴明千百爲輩如牆而進彼奈

我何故曰惟拙可以制巧以大拙制大巧必勝之術也
吾願世之士大夫但求其可以相制而無恥乎名之不
居以莅中國而撫四夷其諸猶運之掌歟

莊說上

孟子曰人之性善荀子曰人之性惡夫性之善惡孔子
所不言則二子之說未有以決其是非也然而吾之論
性不從孟而從荀孟子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
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烏乎孩提之童豈誠知愛其親
歟其母乳之其父燠休之敬赤子之愛其親者私其所
昵也順是以至於長大於是又有同異之見於是憎愛

之私而獄訟由此興兵戎由此起適足以明性之不善而已矣安見其爲善哉今使鄰之人與之糗餌其兄而返之則且瞋目而視其兄然則孟子之說非也孟子曰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穎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爲不善其性亦猶是也嗚呼使天下之人而皆聖人賢人卽其不肖者亦不失爲君子而爲不善者千百之一也則孟子之言信也今天下之人爲善者少而爲不善者多何其性之善變乎夫水之搏而過穎也能而復其故矣水之激而在山也不崇朝而復其故矣其

性不如是而彊之如是固未有能久者也人之爲不善
若將終身焉然則孟子之說非也且人之有善惡猶人
之有壽夭也人之壽至七十者稀矣八十九十者或僅
有之至百年者往往而絕焉故一邑之中有百年者則
且以爲異矣夫所謂聖人賢人者或數百年或數十年
而始一人焉一邑之人之眾而百年者一人固已謂之
異于百年之人之眾而聖人賢人者一人豈得謂之同
乎孟子曰堯舜與人同耳嗚呼何其言之易也若夫人
皆可以爲堯舜則有之矣今夫吾壽固不可得而知也
然而善養生者慎寒暑節飲食損嗜欲亦足以卻病

而益壽是故百年可以養而至也堯舜可以學而至也此非直孟子言之雖荀子亦言之故曰涂之人可以爲禹然而荀子取必於學者也孟子取必於性者也從孟子之說將使天下恃性而廢學而釋氏之教得行其閒矣書曰節性惟日其邁記曰率性之爲道孟子之說其率性者歟荀子之說其節性者歟夫有君師之責者使人知率性不如使人知節性也故吾之論性不從孟而從荀

性說下

荀子曰古者聖人以人之性惡以爲偏險而不正悖亂

而不治故爲之立君上之勢以臨之明禮義以化之起
法正以治之重刑罰以禁之使天下皆出於治合於善
也是聖人之治而禮義之化也嗚呼其言盡之矣民之
初生固若禽獸然聖人者作懼其人之禽焉獸焉於是
教之使知有父子之親夫婦之別尊卑上下長幼之分
而民始皆茫然無所措手足於是制之爲禮若曰能如
吾禮足矣而民又不能皆然於是制之爲刑夫使人之
性而固善也者聖人何爲屑屑焉若是或乃曰聖人之
教人以人性之本善也若人性不善則教無所施今將
執禽獸而使知有父子之親夫婦之別尊卑上下長幼

之分得乎哉吾則曰此非性之異也才之異也禽獸無人之才故不能爲善而亦不能大爲惡人則不然其耳之聰目之明手足之便利心思之巧變可以無所不爲故能役萬物而爲之君配天地而參焉若是者皆其才爲之也故方其未有聖人也天下之人率其性之不善而又佐之以才蓋其爲惡有什伯於禽獸者矣聖人曰是能爲惡亦將能爲善非如禽獸之冥頑不靈無所施吾教也於是以其所能教人之不能以其所知教人之不知而人之才果足以及之故孟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苟子曰涂之人可以爲禹夫其所以可者才也非性

也且夫人有人之聖物亦有物之聖記曰有羽之蟲三百六十而鳳皇爲之長有毛之蟲三百六十而麒麟爲之長有甲之蟲三百六十而神龜爲之長有鱗之蟲三百六十而蛟龍爲之長倮之蟲三百六十而聖人爲之長然則鳳皇麒麟神龜蛟龍之數者亦物之聖者也人之聖者能以其所能教人之不能以其所知教人之不知而物之聖者不能焉此非其性之不足而其才之不足也是故性也者人與物所同也才也者人與物所異也吾之論性不從孟而從荀然性既惡矣人且曰吾禽獸耳何善之能爲故吾屈性而申才使人知性之不足

恃然故不學者懼矣使人知性不足恃而才足恃然故學者勸矣

封建郡縣說

自秦廢封建以郡縣治之遂爲萬世不易之法論者以爲如冬葵夏葛之各適其時耳吾謂封建必以郡縣之法行之郡縣必以封建之法輔之兩者竝用然後無弊古者天子畿內其地千里千里之中有六卿六遂之制卽郡縣之法也其外以八州之地爲一千六百八十國五國則有長十國則有帥三十國則有正二百一十國則有伯凡八伯五十六正一百六十八帥三百三十六

長分而屬於天子之老二人曰二伯此其大小相制內外相維亦卽郡縣之法也自齊桓晉文興而諸侯以力相勝其地大其閭疆則遂爲之長天下之譖侯聚而曠命乎盟主而屬長連帥之制蕩然無存自此天下之勢敝而無紀至秦而同歸於盡吾故曰封建必以郡縣之法行之然後無弊雖然郡縣之世亦豈可以輕言治乎哉世以罷侯置守爲始皇舉夫罷侯置守未失也其失在乎專用郡縣而不復存封建之制方秦初并天下李斯言置諸侯不便丞相綰等言燕齊地遠宜置王而始皇曰廷尉議是夫使始皇取綰與斯之議而兼用之內

地置守尉監而遠地置王則夫陳勝者安能起隴畝之中而亂天下哉且亦何畏乎匈奴而竭天下之力以築長城也哉是故郡縣亦必以封建之法輔之而後無弊也嗚呼宋之已事可以觀矣宋太祖既有天下以爲中國之患莫大乎藩鎮於是罷節度使而以文臣領郡爲彊幹弱枝之計然而河東之折氏靈武之李氏則猶許其世襲如故也其後議者以世襲不便移李氏於陝西而靈武之失不旋踵矣然則内地郡縣而邊地封建固有天下者之長計也世之論者自唐以前皆是封建而非郡縣自唐以後皆右郡縣而左封建胥一偏之見而

已矣

公私說

古之聖人先公乎先私乎曰先私也夫古之人有曰公而忘私者矣今謂聖人先私而後公豈有說乎曰吾以聖人之制字知之矣夫厶者古之公私字也韓非子曰倉頡作字自營爲厶背厶爲公然則古者固先有厶字而後有公字矣夫自後世言之則公者美名而私者姦義不正之號也若夫聖人制字之意或者其不然乎夫自者對人而言之者也自爲營而以安其身所謂自營爲厶也於是推以及人使人人得以自營是卽公矣以

其爲人謀而非自爲謀故曰背亾爲公然則公者生于私者也先私後公固其理也中庸曰誠者所以成己也所以成物也先成己而後成物此卽先私後公之旨也堯典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離先九族而後及於萬邦黎民此卽先私後公之旨也古人之辭言公必及私其在詩曰雨吾公田遂及我私又曰言私其猶獻齋于公聘禮有公幣又有私幣私固聖人之所不禁也至僞古文尙書乃有以公滅私民其允懷之說非古誼矣夫無私則公於何有使天下之人而竝滅其私則人之類滅

久矣禮運曰大道之行也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此
非聖人之言也孟子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
此則聖人之言也是故推私以及公者聖人也有私無
公則爲楊子之爲我有公無私則爲墨子之兼愛兼愛
非聖人也爲我亦非聖人也然而孟子曰逃墨必歸於
楊逃楊必歸於儒是爲我猶近於儒也後之君子執以
公滅私之說而欲示天下以無私不知其適爲墨氏之
徒矣孟子曰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以墨者夷子爲
二本故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然則先私後公可
知矣昔周公立七十一國而姬姓者五十有三天下不

以周公爲非者聖人固先私而後公也先私而後公非聖人之德之不應也理固然也一家安而後一國安一國安而後天下安也是以周之宗盟異姓爲後春秋之誼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四夷孰非先私而後公也哉嗚呼吾斯言也自漢以來儒者未有及此者也其爲世所詬病必矣然而後之君子得吾說而深思之其諸可以治天下歟

禮理說

禮出於理乎理出於禮乎曰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是禮固出於理也然而聖人治天下則以禮而不

以理以禮不以理無弊之道也且如君臣無獄父子無
獄若是者何也禮所不得爭也禮所不得爭故以無獄
絕之也使不以禮而以理則固有是非曲直在矣君臣
父子而論是非曲直大亂之道也是故聖人治天下以
禮不得已而以理何也天下之人而皆從吾禮則固善
矣不幸而有不合乎禮且大悖乎禮者不得不以理曉
之此古治獄之官所以名之曰理也禮者治之於未訟
之先理者治之於既訟之後也然而遇君臣父子之獄
則仍不言理而言禮舍禮而言理是使天下多訟也且
禮者天下無一人不可以遵行而理則能明之者渺矣

孔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眾此在聖人則可耳使胥天下之人而使之斟酌乎理以定從違則必有得而有失矣幸而從純之儉可也不幸而從拜下之泰將奈何固不如一概繩之以禮爲無弊也夫天理之說已見於樂記非宋儒創爲之然聖人治天下以禮不以理理也者不得已而用之於治獄舍禮言理是治獄也治天下非治獄也以治獄者治天下而人倫之變滋矣今夫婦人從一而終周公著其文于易理固如此也及其制禮也則有同母異父昆弟之服是又許之再嫁矣然後知聖人之于人繩之以禮不繩之以理也故中材以

下皆可勉而及也後之君子以理繩人則天下無全人矣嗚呼是司空城旦書也

周書明醜說

吾讀周書度訓篇曰罰多則困賞多則乏困無醜教乃不立是故明王明醜以長子孫度訓篇曰夫民生而醜不明無以明之能無醜乎若有醜而競行不醜則度至于極又曰天道三人道三天有命有禍有福人有醜有繆繞有斧鉞以人之醜當天之命以繆繞當天之福以斧鉞當天之禍常訓篇曰明王自血氣耳目之習以明之醜醜明乃樂義樂義乃至上此三篇者皆文王之

書而其書皆言醜且與紩縗斧鉞竝列而爲三嗚呼古之聖人所爲移風易俗使民日遷善遠罪而不自知者其莫大於醜乎蓋聞上古之時無所謂五刑也畫衣冠異章服以醜之而已矣故曰以幘巾當墨以草纓當劓以菲屨當刖以艾鞬當宮以布衣無領當大辟夫如此者其於人非有毫髮之損也然而人之受之者不啻刀鋸之在其身是何也曰醜也至於後世刑不可得而廢矣然而人之耳目形色猶古也其血氣心知亦猶古也亦安在不可以醜之哉是故聖人之立教也曰不用吾教者不與之齒夫不與之齒亦於其人無毫髮之損也

然而是人也行乎國中而居乎宗族鄉黨之中有與我等夷者焉今不與我齒矣有卑幼於我者焉今不與我齒矣此其醜豈直撻之於市而已哉今夫紳紓也斧鉞也實焉者也醜則虛焉者也實之爲用有窮而虛之爲用無窮故醜者聖人治天下之大權也今之世孝子順孫義夫節婦有間于朝而旌其閭者矣至于干名犯義傷風敗俗者未聞別異其衣服居處禁不與齊民齒也是民知爲善者之榮而不知爲不善者之醜也此刑罰之所以日繁而奸宄之所以不息歟昔孔子射於矍相之圃使子路出延射曰賁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

爲人後者不入是亦醜之之意也後世若蔡興宗之於王道隆江敦之於紀俗真其有嬖相之遺風乎是故繩綰也斧鉞也朝廷之事也不在其位不得議也至於醜則士大夫與有責矣

左氏春秋傳以成敗論人說

天道有時而變聖人必言其常所以杜人僥倖之心而使善者有所慕惡者有所懼也今夫以孔子之聖而遂於魯尼於宋菜色於陳蔡晉之六卿魯之三家其材不足爲孔氏之僕隸而執國之大柄然而孔子作春秋微其文約其詞於當時諸侯大夫之罪未嘗斥言之也夫

使當時諸侯大夫之罪而皆著於後世則人將以天道
爲疑天道不信于天下而天下之亂從此起矣左氏因
春秋而作傳蓋深得聖人之意者也是故于齊之陳氏
晉之韓魏趙氏皆著其所以興小而江黃大而陳蔡諸
國皆著其所以亡其興也以爲是固足以得之也其亡
也以爲是固足以失之也世之讀其書者因以成敗論
人爲左氏病嗚呼使左氏不以成敗論人而務得其實
則可免於後世之譏然其爲天下禍且愈以烈夫人知
國之可以無罪滅也則大國日以肆小國日以偷夫人
知爲人臣者苟得其權即可以取其國而代之也則國

之彊臣人人以操莽爲可爲而亂臣賊子接踵於世矣
何者以天道爲不足信其弊固必至於此也左氏之後
稱良史者莫如太史公太史公之書不以成敗論人者
也故其爲伯夷傳於顏子之天溢跖之善終反復大息
三致意焉夫若此者皆聖人所未言也豈聖人所見固
不及此歟存而不論論而不議正聖人之善存天道也
自太史公始言之而後世曉曉無已時矣今夫項羽殘
暴不得天下固宜而垓下之敗自謂天亡我至今悲之
李廣無功其不得侯又何足道爾至今以爲數奇雖大
將軍韓信退之猶感田橫義宮室得死士過其墓而弔焉

凡此皆太史公啓之也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奡
盤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荅南
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左氏之書有尚
德之意其聖人之徒歟

論語正名說

論語載孔子之言曰必也正名乎馬融以爲正百事之
名其說是也蓋萬物之名皆不可以不正昔黃帝正名
百物記曰名者人治之大者也傳曰名以出義義以制
禮自古聖人未有不以此爲先者晉觀王莽之世一郡
之名或至五易而還復其故吏民不能記每下詔書輒

繫其故名當時天下莫不苦其煩擾而後之作吏者且書之以爲笑然後知孔子之言非迂也國之將亡於名號之間必多更易漢末改司空爲御史大夫改部刺史爲州牧又改并州郡復古九州而漢亡宋政和中以古制改易官名又改公主爲帝姬又上昊天后土徽號而宋亡是故孔子之言萬世法也後之儒者乃徒以祖禰爲說夫正則無不正不必以一事爭也聖人所存者神所過者化豈屑屑焉如宋人之議濮闡明人之爭大禮哉

孔門四科說

昔論語列顏閔諸人而分之爲四科蓋非孔子之意也
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然則德行言語可分乎又曰爲
政以德然則德行政事可分乎又曰德之不修學之不
講是吾憂也然則德行文學可分乎且顏淵居德行之
首而曰夫子博我以文是豈不足於文學其次爲閔子
鴻南夫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是豈不足於言語終
之以仲弓而夫子曰雍也可使南面是豈不足於政事
是故四科非孔子之意也自孔氏之門有四科之目而
後世又妄有軒輊於其間遂爲古今學術之一變周禮
曰太宰以九兩繫邦國三曰師四曰儒分師儒而二之

蓋卽德行與文學之異也此非周公之制也鄭康成曰
師諸侯師氏有德行以教民者保諸侯保氏有六藝以
教民者古師保之職豈以是分乎考之周初周公爲師
而召公爲保豈周公不長於六藝而召公不優於德行
乎相沿以至後世而儒林與文苑分矣道學與傳杜又
分矣後之學者喜其名之尊而託焉彼固謂吾於聖門
得列於德行之科矣而不知與齊梁之士彫琢字句以
爲文學者蓋無以異焉何也其無實一也夫人各有能
不能孔氏之徒各有所長固無足怪然分爲四科而以
德行冠之使後世空疎不學之徒得而託焉則於學術

之盛衰人材之升降所繫甚大是不可以不辨故曰四科非孔子之意也

蜀漢非正統說

以正統予蜀者朱子之失也自陳壽三國志之後皆以魏爲正統習鑿齒生東晉之時狃爲帝蜀之說而溫公通鑑仍以魏爲正統固知其說之不足據矣至朱子作綱目乃始黜魏而帝蜀嗚呼正統者天下之公非可以私意予歛其間當是時中原之地已盡入於魏安見夫天下之統不在中原之魏而反在區區一州之蜀歟先主於漢無論其昭穆無考不得以光武比卽使其果爲

漢裔而漢自桓靈失道自絕於天天命不常豈一姓所得而私哉先主崎嶇畢世不能爭尺寸於中原孔明繼之亦無所濟天之棄漢已可知矣而作史者乃欲於千百年後追而予之不亦誣乎且夫漢有天下四百餘年當時臣子或不忍其遽亡而冀幸其少延於蜀此固仁人誼士之用心而亦君子之所許也是故晉既亡矣而韓延之之徒不忘晉唐既亡矣而孫邵韓偓之徒不忘唐君子未始不哀其遇而悲其志然而此一二人之私也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奈何徇一二人之私而廢天下之公乎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天寶主之亦豈儒者

所能歛彼以與此乎故曰以正統予蜀者朱子之失也
或曰春秋僖公十七年齊人殲于遂穀梁子曰無遂則
何以言遂其猶存遂也昭公九年陳火公羊子曰存陳
也然則聖人之重絕人國固如此今子之說無乃非春
秋之義乎曰陳滅於楚不久而復此可以例西漢之中
絕而不可以例東漢之亡是故王莽與朱溫均之篡也
漢能復興則王莽不得成其爲新唐不復興則朱溫得
成其爲梁使昭烈而能爲光武以之黜魏可也若夫據
一州之地而欲竊天下之統君子不許也且春秋之存
遂非存遂也當是時遂旣亡矣而遂之遺民不忍其亡

戰齊之戍者以報故主之怨雖不足以復國亦仁者所
哀矜焉是故春秋書之以勸後世之爲人臣子者綱目
於宋元嘉四年書晉處士陶潛卒吾以爲得春秋存遂
之意而豈所以論天下之統乎故曰以正統予蜀者朱
子之失也

十二支說

古者用干而不用支郊之辛也社之甲也外事用剛日
則甲丙之屬也內事用柔日則乙丁之屬也易有先甲
後甲先庚後庚春秋有上辛季辛禮有上丁仲丁皆干
也月令言其日甲乙其日丙丁其日戊己其日庚辛其

日壬癸而不及十二支然則古人不以十二支配五行明矣其不以十二支配五行何也曰十二支無土也世以辰爲春季之土未爲夏季之土戌爲秋季之土丑爲冬季之土夫土位乎中央者也今寄王四時而各居其末則爲四時之餘氣矣且土寄王四時各十八日故合之爲七十二日五行各七十二日所以無偏勝也若以辰未戌丑之月爲土則不止於七十二日若各以其月之十八日爲土所寄王之日則辰未戌丑不得爲純乎土是二者皆未合也且土王則水死丑爲土所寄王而於時則冬也水德方盛而謂其遽死乎蓋嘗論之十干

屬乎天天者太虛無物而自天以下之物其象皆見於天有木則有木星有火則有火星有土則有土星有金則有金星有水則有水星故以十干配五行於理於數無不合也若十二支屬乎地地則塊然皆土而已矣是故十二支皆土也合之爲土而分之則寅卯辰爲木巳午未爲火申酉戌爲金亥子丑爲水未也火也金也水也皆附於土者也是故十二支皆土十二支無土也古入用干而不用支以此也然則土寄王於四時如何曰土寄王於四時非寄王於四季其寄王也仍以干而不以支體所謂中央土其日戊己是也蓋孟仲季三月以

九十日爲率九十日之中戊日九巳日九其大較也古之王者以此爲土所寄王之日於是衣黃衣服黃玉居太廟太室以應中央土四時皆然禮家無所繫之乃繫之夏秋之交夏秋之交四時之中也合四時計之得七十二日爲土所寄王之日而五行各得七十二日矣後人讀禮不審而疑土寄王於夏季因推之於春於秋於冬各以其季月爲土所寄王然則所謂其日戊巳者何爲也哉蓋土無正位非戊巳之日則無所寄故特箸之曰其日戊巳彼木火金水各王一時固不繫乎日也而亦書其日者以配中央土之文耳夫土寄王於戊巳之

日經有明文世儒不知其義而以辰未戌丑之月當之
其失已甚故自土寄王之義明而十二支無土之說益
信

鬼說

生而不知樂其生死而不知畏其死者草木是也禽獸
則不然其生也樂之其死也畏之樂其生而不知所以
養生畏其死而不知所以避死者禽獸是也人則不然
凡可以養生者無不爲凡可以避死者亦無不爲由是
言之禽獸靈于草木者也人靈於禽獸者也是故草木
生而無知禽獸生而有知死而無知人生而有知死而

有餘知夫死而有餘知所謂鬼也是故萬物無鬼而人
有鬼人之生有盡時人之死而爲鬼亦有盡時或一二
年而泯矣或十數年或數十年而泯矣世無百年之人
則亦無百年之鬼也且書傳言鬼神者往往出于衰亂
之世是何也衰亂之世人之不得遂其生者多矣或死
於水火或死於盜賊或死於疫癟此皆未盡其所受以
生之氣而忽然以死者也今有人氣血彊盛無纖芥之
疾而適遇盜賊之變聲未絕而脰已斷此斯須之間豈
能泯焉澌滅若蟣螽之糜於爪甲蚊虻之碎於指掌故
其有鬼也必矣若夫治平之世人人得終其天年至於

死而所受之生氣已盡又何鬼之有卽有鬼亦不能著靈怪爲福禍矣是故治世之鬼少亂世之鬼多治世之鬼弱亂世之鬼彊

神說

有鬼焉因而有神今夫人之生也不能無爭奪賊害焉則必擇人之賢且才者以治之其死也其遂能如尊盧歛胥之世乎亦不能無爭奪賊害焉則必擇鬼之賢且才者以治之既擇鬼之賢且才者以治之則必爲之名以異之於是命之曰魘說文解字曰魘鬼之神者也是其物也至於神則天神也後人因魘神同音借神以爲

也而天神與人鬼之神始無別矣今人或死而復蘇見所謂神者率皆人間官長也然則生而爲官長者死或卽爲神矣世無百年之人則亦無百年之鬼無百年之鬼則亦無百年之神然而神或久而不泯何也蓋其生也得氣獨厚異乎常人故其死也餘氣亦厚異乎常鬼以人言之若古稱彭祖後世稱李八百是也以神言之若前代所奉城陽景王蔣子文近代所奉關壯繆是也以世有久而不死之人知亦有久而不泯之神也以人之不死者卒無不死知神之不泯者終無不泯也是以城陽景王蔣子文今世無間焉自夏以上祀桂爲稷自

商以來祀棄爲櫻蓋柱之神泯矣此聖人知鬼神之情狀也且世俗立一神祠必有靈鬼附之非必卽其所奉之神也何以知之如城隍者地祇之類非人鬼也而世
人或見城隍神者服木朝之衣冠木朝之冠是非
有靈鬼以附之乎然則若城陽景王蔣子文之流芳靈
異爲禍福或亦此類矣夫天不加高也地不加厚也人
則日益多也人多則鬼多鬼多則神多不惟治鬼也且
以治人胥天下而聽之神嗚呼神哉神哉

經義雜說

唐虞以前不知凡幾千百年矣而禮樂猶未興制度猶

未備然則聖人之於天下何苟且因循如是邪及讀易
屯蒙之後繼之以需乃釋然曰聖人固有所待也使天
下之人樽巢營窟猶足以爲居處茹毛飲血猶足以爲
飲食則聖人不蔽亟焉舍其舊而謀其新魯兩生曰天
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吾不忍爲也
兩生者其有得乎需之義者邪

大畜乾在內得天者也可以有爲而外卦爲艮是可以
有爲而不得有爲也豈非時爲之乎故曰大畜時也无
妄乾在外天已去之矣不可以有爲而內卦爲震是不
可以有爲而欲有爲也災必逮夫身矣故曰无妄灾也

君子之於大畜也修德以待時君子之於无妄也守正以免灾

人情於安樂之中惟恐其不能久而於患難之中惟恐其久聖人於豫之六三曰遲有悔戒人之溺也於困之九三曰徐有說欲人之安也

豐上六曰三歲不覲困初六亦曰三歲不覲豐之極困之始矣

困而即求出非行乎患難之道也故困九二曰征凶困而不求出又非生於憂患之道也故困上六曰征吉夫洪水之患自生民始矣蓋自有天地而即有水女媧

氏之世已有水患而堯陸氏亦嘗疏導原伏羲氏六
佐陽侯主江海少昊氏四子修與熙相繼爲水正蓋世
有汎濫衝突之憂亦世有防禦修理之事當堯之時天
下大治固已水患漸去而水利漸興其云洚水警余正
蓋子所謂猶未平耳非自堯始也世以堯湯水旱竝言
未得其實

吾讀書而知夏后氏之德之遠也武王孟津之會諸侯
不期而會者八百國商先王之遺澤微矣至湯之伐桀
雖毫之民有不樂焉故曰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
其大賚女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奴戮

女罔有攸赦嗚呼誘之以利脅之以威豈如周人之歌
舞以從事乎桀奔南巢巢之人遂奉以爲君桀死之後
疑又奉其子孫是故武王克商以旅巢之命命巢伯謂
之旅者其亦以先代之後而賓之邪蓋禹有大功於天
下而享國又不如商之久故桀雖無道而人不忍其亡
仲虺之誥所以作也若曰釋其君之懃云爾則仲虺之
愛其君亦陋矣

微子之篇曰凡有幸罪乃罔恒獲又云今殷民乃攘竊
神祇之犧牲用以祭將食無災法令之不行乃至於
此雖欲不亡得乎論者謂殷道尚嚴而不知其亡也乃

失之寃是何也嚴極則反寃矣昔漢武帝作沈命法羣盜起不發覺發覺而捕非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小吏畏誅雖有盜不敢發恐不能得坐課累府府亦使其不言故盜賊寢多上下相爲匿以文辭避法焉老子曰天網恢恢疏而不失天下事固有以密而反失之者殷之末造或亦類此歟

世之攻古文尚書者皆知秦善之偽矣然其中有大謬於聖人者或未之知也夫牧野之事武王之不幸也此何如事而必以累文王哉今乃曰吾文考固將爲之吾受命於文考者也此非武王之言也且夫文王豈有意

於取商哉非特文王雖武王亦豈必欲取商哉向使周師未出而紂先自斃武王必不因其喪而伐之也紂死而所立者賢武王北面而事之必不以失天下爲惜也時哉弗可失斯言也何不仁之甚哉范蠡勸勾踐勿與吳平張良勸高祖追擊項羽羊祜杜預之徒勸晉武早定江南皆此意也武王爲天下除暴亂非爭天下也何爲而言此此亦非武王之言也孟子曰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雖有知慧不如乘勢雖有鑑基不如待時孟子此言特以勸當時之君使知王政之可行而已矣若以武王

言之則是幸糾之將亡而取之惟恐不及雖以爲無利天下之心吾不信也夫吳公子光之刺王僚也曰此時也弗可失蒯繤之說淮陰侯反漢也曰時乎時乎不再來斯言也豈宜出之武王之日哉然則泰書之僞卽此可見若徒推求於字句之間抑未矣

洪範五福曰壽曰富曰康甯曰考終命此其爲福人所知也曰攸好德此其爲福人所不知也夫好德而謂之福何也曰此乃福之自己求者也其外四者則皆不可必也謂壽可必乎顏淵夭矣謂富可必乎夷齊餓矣謂康甯可必乎孔子厄於陳蔡矣謂考終命可必乎龍逢

比干不得其死矣而德則所得於己者也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何必富廟聞道夕死可矣何必壽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何必康甯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何必考終命是故君子坦蕩蕩惟有德也小人長戚戚惟無德也夫終身坦然無戚戚之意福莫大於此矣此攸好德所以列於五福也

厥或告曰革飲女勿佚盡執拘以歸於周予其殺文惟殷之迎諸臣惟工乃酒于酒勿唐殺之姑惟教之夫人

相與飲酒而輒殺之商鞅韓非之所不爲而成王周公爲之乎至於殷之迪諸臣惟工始旣從君於昏又不知自悛而仍湎于酒此宜法之所不宥而反曰勿庸殺之姑惟教之輕重失宜孰甚於此吾意此必傳之者倒其文也厥或告曰羣飲勿庸殺之姑惟教之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乃湎于酒女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蓋一眚災一怙終也其下云弗蠲乃事時同于殺正承予其殺而言若如今所傳則勿庸殺之之後乃有時同于殺之文而文義不倫矣

穆王之作呂刑也五刑之疑而皆使之贖殆周之弊政

歎曰非也人之罪固有可疑者不使之贖何以處之或曰罪疑惟輕古之制也而亦有不可者今使疑於大辟則降而宮疑於宮疑於剕則降而剕而劓而墨是人也一犯疑似之迹而終身不得爲完人仁者之所不忍也或又謂堯典流宥五刑固所以處夫入於五刑而情可疑者然人情重去其鄉固有願罰而不願流者矣穆王此書豈非仁者之用心歟孔子所以有取也若其詞之哀矜惻怛猶末也

春秋始隱公元年終哀公十四年魯史豈止此哉孔子非史官不必備也詩始關雎終殷武詩豈止此哉孔子

非樂官不必備也其後禮廢樂缺而詩亦亡惟此三百十一篇孔氏門人世守之以不至泯滅司馬子長生於漢世見詩之存者止此也於是又有孔子刪詩之說吾謂孔子於詩錄其善者而未嘗刪其不善者但可云詩三百篇因夫子所錄而存不可云詩三千篇因夫子所刪而亡

甚矣夫詩之不易解也且如習習谷風一篇婦人見棄於夫而作然此婦所以見棄之故誰知之哉今欲釋其詩豈獨當知其見棄之故且必周知其平日家庭瑣屑之事而後詩巾之意可知也此不惟今人不知雖孔子

當日未必知也然則詩中之意獨此婦與其夫知之耳夫禮雖亡缺其存者固可考易之所言者理數也猶可推測而知春秋之事具於三傳知其事即可求其旨矣詩人之意吾何從而測之哉甚矣夫詩之不易解也

野有死麕之詩曰無感我帨兮無使尨也吠將仲子兮之詩曰無踰我里無折我闌杞二詩語意正同皆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者也朱文公於將仲子兮卽不用序說亦何至以爲淫奔之詩哉彼此詩幸而得列於二南朱子亦必曰其凜然不可犯之意可見矣

山樞之詩曰宛其死矣他人入室夫其身雖死其子孫

固在也豈其衣裳鐘鼓遽屬之他人哉然則他人者正指其子孫而言古聖人於鐘鼎銘詞莫不曰子子孫孫永寶用今乃以他人外之其意達矣自後莊列之徒出以天地爲逆旅以形骸爲外物况於子孫乎然而其旨則已見於三百篇矣

惡惡如巷伯蓋取其惡惡之中而不失忠厚之意也詩中再言彼譖人者誰適與謀若曰彼之譖人不知何人爲之謀非其本心也所以寬之者至矣

瓠葉之詩乃傷世亂民貧不能如禮也國之將興財力充裕吾於魚麗諸篇見之及其亡也物力雕敝萬事苟

簡而已吾於瓠羸一篇見之

桑柔之詩有滅我立王之語或疑爲共和之詩吾以爲東遷時之詩也其時諸侯奉太子宜臼爲王而號公別立王子余臣於攜作此詩者其攜王之臣歟宜臼以母廢奔申居申七年而申侯以犬戎人然則滅我立王卽指驪山之變降此蠭賊謂犬戎也誰生厲階斥宜臼也維此惠君美攜王也考慎其相謂虢公也維彼不順自有肺腸言宜臼知有母而不知有父真非人心也詩中多以彼此爲言此者攜王彼者宜臼也王子朝之告諸侯也曰攜王奸命諸侯替之而建王嗣以攜王爲奸命

此乃臣子之辭非正論也當日大戎之禍宜曰繼不與謀亦當從春秋趙盾許止之例無所逃罪矣號公之立余臣茲仗義之舉未可以成敗論也孔子錄此詩於雅其旨微矣

禮之不近人情者非其至者也吾觀曲禮一篇無非戒人之不近人情耳竝坐不橫肱共飯不澤手毋踐屢毋踏席戶闌亦開戶闔亦闔有後入者闔而弗遂將上堂聲必揚君子欠申待坐者請出矣如此之類其於人情委曲周到學者能留意於此馴而至於動容周旋中禮不難矣若其繁文曲節古今不能通行者皆禮之末也

非其至者也

夫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焉是故後人之所爲有足補古人所未及者未可是古而非今也古者大夫士無不有廟至後世廟廢而墓祭興焉夫舉親之遺體而委之野乃歸焉而隆其堂闢焉而深其室曰吾親之神在是無乃舍其所可知而求其所不可知乎知鬼神之情狀者莫如聖人孔子之論鬼神也曰骨肉斂於下陰爲野土其氣發揚於上爲昭明蓋萬懷愴由是言之墓祭雖非古孔子復生亦所不廢也古者祭必有戶至後世戶廢而圖像興焉夫祭之立戶孫而以祖奉之人而

以鬼事之近於戲矣自楚辭有像設君室之文而後世子孫之於祖父無不圖其像而藏焉唐制於別殿安置祖宗御容每日具服朝謁雖於古禮無徵然子孫而不覩祖父之像則何以云如見所祭乎是一者皆足補古人所未及也

儀禮十七篇而射居二焉春合諸學秋合諸射先王之所以士兼文武也記曰射者男子之事也因而飾之以禮樂焉蓋聖人以弧矢威天下故欲人人習之而以禮樂爲之飾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此類是也若夫撫夫笑危冠之飾輿臺恥短後之服此則後人高論而

非先王之教矣明初取士之制中式者復以五事試之而首以騎射厥後此制廢而專以括帖取士於造就人材之道或猶未盡乎

周官之書非周公所作也意周室既衰之後有志之士惑王者之不作禮樂崩壞刑政紊亂乃因周制而損益之以成此書亦欲成一代之制爲後世之法故與周制頗有不合卽天地春夏秋冬六官之名亦非周制也孟子論周禮不及此書豈大儒如孟子未之見乎固知非周公之書矣

禮云勞母袒裼毋褰裳此可知袒之爲不敬孟子袒裼

裸裎亦是極言其不敬耳而內則又云非有敬事不敢
袒裼遂有以袒裼爲敬者吾謂袒裼自是大不敬之事
而有時不得已用之至敬之地祭禮君肉袒親割夫親
割非肉袒不可也束帶佩玉而割其可乎若非親割必
不敢袒此卽非有敬事不敢袒裼之謂也

子卯之忌在漢世有三說鄭司農注春秋以爲五行子
卯自刑此一說也鄭康成注禮何休注公羊傳並云桀
以乙卯亡紂以甲子亡又一說也翼奉傳曰子爲貪狼
卯爲陰賊又一說也夫紂以甲子亡有尚書可證至桀
以乙卯亡經無明文賈孔之疏皆據商頌昆吾夏桀一

語謂夏桀與昆吾同日誅而左傳昭十八年二月乙卯周毛得殺毛伯過萇宏曰是昆吾稔之日也遂謂桀亦以乙卯亡然則萇宏何不云桀亡之日而云昆吾稔乎呂氏春秋簡選篇曰殷湯良車七十乘必死六千人以戊子戰于邲遂禽推移大犧登自鳴條入巢門遂有夏桀之亡以戊子非以乙卯也古事茫昧不可推知而桀以乙卯亡之說終無依據且經文但書子卯無言甲子乙卯者鄭司農之注與少翁之說或未可廢乎

春秋詳略之間各有其義隱十一年滕侯薛侯來朝桓十七年邾人牟人葛人來朝侯則皆侯也人則皆人也

故一書來朝桓七年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一則
伯也一則侯也故兩書來朝詳略之間所謂游夏不能
贊一辭者歟

春秋詞簡而意明如鄭忽突之爭國也春秋於忽書鄭
世子於突書鄭伯聖人之意若曰當有鄭國者忽也終
有鄭國者突也而鄭事定矣子儀子亹之事不見於經
蓋有所不足書也

鄭季姬之事傳者異辭吾意季姬必已許鄭子而未嫁
者也公怒鄭子之不朝而中絕其婿季姬不肖改適故
爲防之遇而使來朝於是鄭子感季姬之義卒朝於魯

僖公嘉季姬之節卒歸之鄫夫未嫁之女而與夫遇非禮也雖然權也春秋詳書其事蓋善之也如謂僖公愛女聽其擇配固非人情卽謂歸甯見止是惡屑而執女亦非人情且季姬於何年始歸鄫不見於經何也春秋所書魯女旣嫁則繫以國季姬已歸鄫而不書鄫又何也

齊桓夫人三皆無子而庶子之中獨公子無虧長則無虧之立正也宋襄欲圖諸侯而知諸侯之未能忘齊桓是故納孝公蓋孝公立則德宋必甚必不與宋爭諸侯矣左氏謂桓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此宋襄所以

欺諸侯也春秋書師救齊狄救齊穀梁子曰善救齊也
救之者是則伐齊而納孝公者非矣

春秋亡國之君不再見於經有宗廟焉有社稷焉而不能守而又不能死是固不足復見之於經矣且旣去國則一匹夫耳不得復謂之某公也是故桓五年書州公如曹其明年來魯則不復書州公或以爲省文聖人作春秋爲萬世法豈省此兩字哉

僖二十四年天王出居于鄭書出而昭二十二年王猛居于皇二十三年天王居于狄泉不書出蓋皇與狄泉皆周地而襄王居鄭則出乎王畿之外矣故書出也必

謂天子無出書出則爲貶者非也王朝之臣亦然自王朝而出奔自宜書出襄十三年王子瑕奔晉昭二十六年王子朝奔楚皆不書出者二子爲亂春秋蓋絕之于周若曰非周之臣子也成十二年周公奔晉周公懟王固有罪矣而未至如二子之甚故書出必謂自周無出書出則爲貶者亦非也

晉納捷菑于邾經不曰弗果納而曰弗克納則知聖人之意美邾也非美晉也春秋之世小國畏大國如虎有出其君以說者衛成公是也有弑其君以說者齊莊公悼公是也况饗且未成爲君晉欲納捷菑則饗且雖長

若之何乃能拒而弗受邾雖小國有人焉春秋書弗克納其子邾人也深矣

伯姬歸宋三國媵之蓋前此魯女適諸侯皆小國如紀如鄫如杞如鄒大國固不屑來媵卽魯亦未必聞於諸侯獨伯姬歸宋宋大國也諸侯所以來媵耳謂因伯姬之賢而錄之非也

通都大邑得以名通則不繫以國如楚丘不書衛下揚不書虢是也若小邑不得以名通則但書其國而不書其地如盟于宋會于曹必有所在之地然其地小名亦不箸若書之史策將使後世不知其所在故以國書之

後儒說春秋謂不地者卽於其都也盟會猶或有之若戰于其都恐無是理也

汶陽之田非魯故地也成二年書取汶陽田八年書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於齊夫魯得之于齊曰取齊得之于魯曰歸則汶陽之爲齊田明矣蓋鞍之役晉人使齊人割以謝魯耳觀魯衛之言曰子得其國實我亦得地實乃齊所以賂晉則地亦齊所以賂魯衛矣賓媚人所謂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也

楚不書葬魯不往會也若謂以稱王之故則楚自稱王春秋自書公猶楚之公子自楚言之則曰王子自春秋

書之則曰公子奚不可乎雖然康王之喪襄公在楚而亦不書何也蓋諸侯而親送葬非禮也是故晉景公之葬公在晉則不書葬晉景公楚康王之葬公在楚則不書葬楚康王

春秋於諸侯之卒或名或不名訃辭異也古者葬而虞虞而卒哭卒哭而諱凡以名訃者卒哭之前來訃也不以名訃者卒哭之後來訃也訃有遲速向也春秋之世不能盡與古合且如五月而葬禮也而經之所書或過或不及葬且有遲速況訃乎夫卒哭之後來訃則已葬矣魯不及往會矣故隱八年宿男卒莊三十一年薛伯

卒僖二十三年杞子卒宣九年滕子卒皆不名而皆不書葬則以卒哭後來訃可知也諸國皆弱小或其孤不敢以先君之葬煩大國之往會故遲至卒哭後始訃歟獨秦不然秦景公哀公惠公魯皆往會其葬而其卒不名豈秦俗尊君未卒哭而先諱歟

說篇二